

我尚年轻, 由于各种机缘巧合, 有幸结识了一些年长的老先生们, 并一见如故, 居然成为忘年交。他们或睿智或质朴, 或老克勒或老顽童, 每个人身上都隐藏了无数的故事, 堪称一部上海历史风情的万宝全书。其中印象最深的, 要数铁明老师了。

由于“清华同学会”和我所在的高中建立的联谊关系, 作为学生代表我得去拜谒了其中那位年纪最长者——铁明老师。铁老出生于1905年, 母亲是教育家袁晞皓。他不到13岁就进入“清华园”读书, 后以化学免考的成绩被选为庚子赔款留学生, 成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在美国工作多年, 老先生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国意愿, 搭乘“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最后一班船回国。

78岁时, 他因医疗事故而导致双目失明。我见到铁老的时候, 他已经在黑暗中生活了7年时间。



一次性纸杯的距离

不久前, 一位从福建泉州回来的朋友登门拜访。寒暄之后, 我习惯性地拿出一一次性纸杯, 为朋友冲泡一杯绿茶。递给朋友的时候, 朋友却望着我手中的纸杯, 欲言又止, 神情有些异样。我有些疑惑, 笑着对朋友说: “有什么问题吗?”

朋友也笑了, 对我说: “我不太喜欢用一次性纸杯, 感觉有些生疏!”

朋友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一时找不到答案。毕竟现在招待客人, 用一次性茶杯早已成为习惯。但我还是赶紧找出一套崭新精美的茶杯, 取出一只, 重新为朋友泡了一杯茶。那套茶杯还是我结婚时候买的, 一直封存在那里。

朋友在清茶飘逸的幽香里, 向我讲述了几年来不平凡的经历。朋友原本比我小好几岁, 也低好几个年级, 应该是足球让我们超越年龄而结下深深的情谊。朋友初中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 不久便辞去工作, 学了驾照, 而后又外出闯荡几年, 辗转南北, 最终在福建安定下来。从最初露宿一所放假的学校, 到现在能在自己租住的公寓里, 悠然地品一杯红茶, 其间的甘苦, 谁又能知晓。他说, 在外面日子, 想要生存下来, 有时需戴着面具过活, 因此他特别怀念曾经和朋友在一起时的纯真岁月。

送朋友出门的时候, 望着他渐远的背影, 我心中恍然大悟: 也许是这些年在如风飘泊的日子, 历经太多人世的冷暖、世态的炎凉, 朋友才特别在意一次性的东西。一次性纸杯只能使用一次, 用完便会丢进垃圾桶, 正如某些功利性的交往。在他的内心, 只有故乡, 只有年轻时的朋友, 没有欺骗, 没有利用, 没有一次性的交往, 有的只是一种恒久不变的情谊。

我收起了一次性纸杯。

到贵州息烽去, 当地朋友邀我上西山, 并说去了一定让我有所得。冲着这句“有所得”, 拔腿就跟着他去了。

西山满眼是绿, 山间谷幽壑深, 古木参天, 竹海茫茫, 怪石突兀, 流泉无声, 飞瀑摇曳, 且几无游人, 不由人心旷神怡。

在山顶庙旁一清泉边, 掬水抹过脸后, 朋友招呼我至一农家, 我对主人说, 你这环境, 神仙难求啊。主人给我们斟上虫茶说笑一会后, 灶上散放的土鸡已经炖好, 招呼我们入席了。

主人指着土鸡水豆花火锅如数家珍: “这所有的, 都是这山上的。”鸡是自己养的, 水豆花是自己磨的, 配菜是自己种的或山上采的。当他指着一种我不认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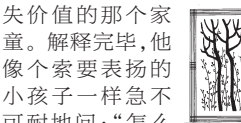
由于行动不方便, 他极少外出, 全部活动区域仅限于十多平米的房间, 和阳台上搭出来的洗浴房。可是在他脸上并没看见怨愤与悲怆, 反而是平静、安详, 甚至, 有一点点顽皮和自得其乐。因为, 他实在太忙了。牛津大学缜密的语法和纯正的口音, 吸引着许多来学英语的学生。圣诞节的时候, 各种贺卡像雪片似的从世界各地飞来, 他要求我在房间里拉几根绳子, 然后把那些贺卡一张张挂上去: “我虽然看不见, 但是可以给大家看看嘛, 一起开开心心。”他咧着满口假牙的嘴笑了, 头顶五颜六色的纸片犹如一盏盏彩灯, 又如密密匝匝的气球。

铁明老师

我几乎每周去一次, 与先生交往也算密切, 可他不称我为学生。 “你是我的小朋友。”他说。他喜欢我坐在他对面, 膝盖碰到他的膝盖, “这样才叫促膝谈心”。于是我帮他拆信, 读信, 写信封, 校正他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的文

章, 也和他一起喝英式下午茶, 吃几块饼干, 凯司令的蛋糕, 冰淇淋。有时为了奖励我, 还起身去柜子里摸出一块巧克力送给我。

我从不付学费, 可在那里受益良多。读信读文章过程中, 每涉及到一些特别之处, 或是天文地理, 或是域外风俗, 或是书本中不常见的语法, 他都会停下来顺势给我讲解一番; 当然读得最多的, 还是他自己写的一组“Casual Observation of An Old Timer”, 他自己翻译为“老生偶谈”, 多是一些针砭时弊或有感而发的短文, 有点像现在在晚报上的评论文章。我记得最牢的一篇, 名字叫“Why So Many Arus?”(为什么这么多阿留?) 阿留, 就是自说自话把主人家的古董清洗干净使它丧失价值的那个家童。解释完毕, 他像个索要表扬的小孩子一样急不可耐地问: “怎么样? 写得好吗?” 末等我回答, 他已在自得其乐: “我自己就很欣赏。”



老先生的脸并非一味喜气洋洋的, 他也有严肃的时候。某日去看他, 刚在我固定的位子、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老先生的表情吓了我一跳。 “把抽屉打开,” 他命令我, “数一数这里一共多少钱?” 我数了一下告诉他数字。 “再看看抽屉其他地方还有没有?” 我在抽屉里又翻找了一趟, 然后告诉他没有了。他抬起头, 神情凝重: “有件事情请你帮我参考一下。” 原来, 因为先生眼睛看不见, 来上课的学生都是自动把学费放进抽屉, 之后再由先生的女儿取出保管。前天一位女生来过之后, 先生女儿发现少了一百元, 先生心里有所怀疑, 但需要谨慎地再度确认。 “一百

细嗅蔷薇

红萍

五月蔷薇处处开。开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散步, 穿过杉树林, 在铁路边折了几枝蔷薇。

回家的路上, 阳光直接, 花光浓艳。风飞过手中的蔷薇, 花瓣随风。

到家。修剪。插瓶。拍照。满瓶蔷薇一屋香。

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说: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六居着一只猛虎, 以此来抵抗俗世纷争。但当我们面对美好事物时, 心不自觉地又会变得温柔恬静。

虽然俗世里少不了纷争纠缠, 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尽量赶走心中的猛虎, 时常低头, 细嗅蔷薇。

“咬人”的藿麻

赵宽宏

绿叶菜说出“藿麻”两字时, 我差点跳了起来: “藿麻? 也可以吃?” 朋友这时才对我说: “我说的让你‘有所得’, 就是这个尤物!”

说到藿麻, 我想起一个段子, 或者叫传说来。当年小日本打到独山, 不敢进一步深入贵州, 就是因为被藿麻“咬”退的。一天晚上, 一队鬼子在寨子里巡逻时, 其中一个忽然说要拉肚子。接着好几个就都说要拉屎, 一齐往山野中去。拉完后大家才发现没带手纸, 其中一个说道, 就用这叶子擦吧, 于是纷纷随手摘了身旁的叶子擦起来。这下好了, 一个个呼爹喊妈鬼哭狼嚎起来。那叶子原来是藿

进入新媒体时代, 继官网后, 大批“官微”“官信”等如雨后春笋般产生。越来越多的公权力部门体验到政府(内外)网站、政务微博、微信订阅号在新闻发布、倾听民意、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快捷与效率。确实, 有不少账号以活泼的语言、及时的发布、良好的互动, 引来广泛关注。大家为这种主动贴近民众、公开透明的沟通方式点赞。可惜的是, 仍有相当数量的基层“官网”“官微”逐渐沦为形同虚设的“官样摆设”。

笔者所在的街镇现在拥有政府(内外)网站、政务微博、微信订阅号及部门微信群, 加上QQ群等, 有

元钱是小事, 可若真是这个孩子拿的, 那一定要让她知道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接到我的电话后, 家长仔细询问沟通, 证实确是那个孩子所为, 他们对此深表歉意, 承诺好好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行为准则, 并对老先生的苦心表示感谢。从这件事上, 我看到了教育者的责任。

年轻时的先生多才多艺, 这位曾经的体育健将, 还擅长跳舞唱歌。现在他年纪大了, 种种风华绝代只能让我遥想当年, 然而终究还是逮着机会让我一窥真容。一次陪先生去当时的美国驻沪总领事家里做客, 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二楼甚欢, 饭后在别墅二楼的家常客厅里喝茶, 先生突然提议大家高歌一曲。当英文版的《友谊地久天长》响起, 先生两只手紧紧拉着总领事和他的台湾太太, 投入地忘情高歌, 身姿随乐曲而摆动, 柔和的灯光下, 他空洞的眼里居然充满了光辉, 总领事夫人眼里泪光盈盈, 我竭力忍住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这位我认识的最年长的老先生, 前些年于97岁高龄仙逝, 留给我无尽的怀念。

莫让“官网”成“摆设”

彭加华

点目不暇接。但很多官网官微维护管理意识淡薄, 信息更新滞后, 要么长时间不更新, 永远只有开通语, 有的即便保持日常更新。微博只是转发人民日报、上级政府微博、每日天气预报等。官网发布信息非但滞后, 而且仍是单向的灌输式宣传教育, 甚至是自说自话的自我表扬, 对群众需求、公众质疑往往避而不应。

“官网”“官微”成“摆设”, 表面上看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诸如

同声传译又称同声翻译, 简称同传, 是口译中最难的一种。译员通过同传设备或耳语, 一面听原语一面将原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目的语), 通常出现在使用多种语言的大型国际会议上。译员和说话者的同步是同声传译的特点, 这意味着说话者是不给译员留出翻译用时的, 谓其“巨难”, 难就在这里。

同传最早是以“耳语同传”的形式出现的, 因为这种形式不需要技术辅助手段。“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的大会翻译被看作现代同传的成功诞生和应用; 此后, 同传技术设备的不断进步又促使了同声传译的进一步发展。

在简短的同传发展史上, 有一句错误译文听起来既好笑, 又令人心酸: “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句话在告诉人们, 同传这碗饭有多么难吃。同传比任何其他工作都在更加强烈地激励大脑皮层, 译员好像在和说话者一起作报告, 但同时又在不断地检查自己的话语。这就要求译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说话者所说的句子和自己的预识结合起来, 并将句子分解成意义单元, 根据目的语的特点加以重新组织, 尽量设法去预料句子会如何继续下去(这一点当原语为德语时尤其重要, 因为德语的句子是框形结构的, 主动词往往最后才出现, 为同声传译增加了额外困难, 连德国人都承认自己的母语是“原始森林”)。

在学习同传的过程中, 有一点也许很重要: 学

人手不足, 业务繁多, 忘记更新之类, 归根结底还是那颗为民办事、为民服务、接受群众监督的心不够“真”。“休眠”“少语”, 折射出对民意的漠视, 也反映出个别部门执政能力的孱弱。

问政之路在于“行”, 不仅在于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及时”、“三公”, 有效迅速地解决群众反映的矛盾、难题。最具体的做法, 就是经常好好整顿“官字”问政形式, 去除花架子、丢弃图新鲜, 不仅有老百姓喜闻乐见形式, 更要有让群众切实得到好处的内容!

会有意识地控制注意力, 因为当你付出100%的注意力时, 往往会错过说话者的话语, 造成类似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错误, 为此, 同传训练时, 注意力的统计分析受到很多培训师

的重视。

鉴于同传难以想象的精神负荷, 通常在大会期

同传, 巨难职业

陈钰鹏

间对于相应的语言, 至少同时配备两名译员, 每隔半小时即换班, 因为时间再长的话, 脑细胞会缺少能量供给, 从而形成有害的代谢物。

除了脑子机灵敏捷、耐力能力强, 同传要求译员掌握外语的水平接近母语。有的学习机构开发了同传学习模型, 将传译过程分解成一百多个可以熟练掌握的单独行为, 事实证明, 一个行为的熟练程度越高, 则消耗的精神资源越少。有的培训者要求译员学会左耳听说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腹好吗? 你怎么能认定这几位是借名人去世出风头呢? 回忆, 纪念, 无可厚非啊。

我倒是觉得, 为纪念而纪念, 一阵热闹归于沉寂, 这沉寂是欠妥了。

凡有真才实学的大家, 手里都握着一根“接力棒”。这“接力棒”实在是不应该随大家而逝化为一缕青烟的。

没错, 我们往往把“传承”说得很多, 看得很重, 而珍视“接力棒”却罕见。

不信, 你看, 很多人热衷于“传承”的, 不是锦旗与奖杯吗? 更没出息的, 是拉破脸皮、拳打脚踢争抢着“传承”腰包与保险箱。还有些朋友满脸幸福, 而“传承”在手的却并非衣钵而是烟斗、拐杖! 管它烟斗、拐杖呢, 反正有了“传承”人的荣衔, 便有了许多实惠的好处呢。

唉, 含大家精髓与未竟之业的那根“接力棒”, 却像有了隐身术一样, 被视而不见。也许, “传承”人根本就没兴趣去探求“接力棒”何在, 没想去接过“接力棒”身负的责任与使命吧。

话者, 右耳听自己。

中继翻译也是同传的一种形式, 在一个主同传室里, 将一种很小的语种或稀有语种的语言同传成一种国际会议常用的语言(如英语), 这一英语译文又被其他译员作为出发语同传成相关的目的语。

在没有条件设立同传室的情况下, 如临时在露天举行的活动, 参与者不太多的话可以考虑移动传送技术和传导设备: 译员直接听取说话者的讲解, 并用传导设备的麦克风将信号送至听众的耳机。

国外常将手语翻译纳入同传范畴, 这也说得通, 因为同传强调的是“同时进行”和“同步效果”, “同声”系汉译时造成的“狭义”。

同传之所以被看作效率最高的口译形式, 是因为耗费时间少, 能确保说话者的连贯发言, 不会打断说话者的思路, 有利于听众的全面理解。只是同传人才难得, 翻译时容易出错并引起误会; 另一方面, 同传对译员的压力太大, 严重时甚至影响身心健康。

同传之所以被看作效率最高的口译形式, 是因为耗费时间少, 能确保说话者的连贯发言, 不会打断说话者的思路, 有利于听众的全面理解。只是同传人才难得, 翻译时容易出错并引起误会; 另一方面, 同传对译员的压力太大, 严重时甚至影响身心健康。

接力棒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 文并图

